

# 民族復興運動記

——力行社、復興社史話

千國動

## 前言

抗戰前夕在中國現代史上，有一個極具影響力的運動，說它恢復了我中華民族自鴉片戰敗後，九十一年間所失去的民族自信心，並使舉世人士對我國刮目相看，自非過甚其詞，那就是一般週知的——「民族復興運動」，我想五十歲以上的中國人，對此都留有極深刻的印象；不過因不明究竟，其感覺與評論，是不會相同的，就這個運動發生的背景，創始情形，宗旨路線，工作績效等等而言：迄至今日為止，就筆者所看到的中外歷史文獻，尚未發現其有——真實、客觀、毋我的有系統的記述。

至於由當時之日本駐華特務機關，及中國共產黨統戰部，旨在誣毀破壞此一運動，所編印的一些書刊，誣指為藍衣社為「法西斯」特務運動等，更是捕風捉影，肆意謊言，年來常見到報章雜誌，載有戴雨農、桂永清、康澤將軍等的故事，若潛龍之偶露一鱗半爪，頗足珍貴，惜多語焉不詳。不足說明此運動之來龍去脈，兼消除「日

特」「共統」欺世謊言，實則藍衣社的名稱，祇是劉健羣個人撰文時所用之名稱，實際上根本就沒有這個組織，不過劉健羣所倡議的藍衣社，也並不壞，其意不外簡單樸素，自力更生，生活大衆化，排除官僚浮誇作風，使革命黨與人民結合，成為名符其實的國民革命運動。由於反動分子惡毒宣傳之影響，許多人誹言藍衣社一詞，筆者不願為名稱問題在此多費筆墨，謹以真實事實說明藍衣社真象。

筆者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一日，因九一八之變，恥居敵國日本，由東京回到南京，遂得隨其時諸志士之後，參加民族復興運動之籌備，正式成立，及爾後之工作發展，迄民國二十七年九月底，在我住宅武昌武勝門靜宜別墅六號，籌備三民主義青年團，而至該運動完全結束之期為止，皆親歷其事，且深以其所持之原則及各項建設，中途橫遭挫折，未竟全功為憾！茲特草此長文，以充中外雜誌篇幅，並請讀者指教。

黑紗黨田中史大林

日本軍閥發動「九一八事變」前後，正值長江中部大水災，鄂、贛、湘、皖四省部份居民數逾千萬，家室蕩然，流離失所，致原潛伏在井岡山、大別山、幕阜山、洪湖等處共匪，趁機大肆擴充活動，數月之間，由原有不到二十萬人槍之匪軍，而擴充近四十萬，其中有各式槍枝者約二十五萬餘，持刀矛之赤衛隊民兵十餘萬，在贛省井岡山之朱德、毛澤東、彭德懷、林彪等匪部，於九一八變後，下山佔據了贛南瑞金、雲都、寧都、興國等縣，轉向吉安、贛州、閩北侵擾，在大別山之張國燾、徐向前、劉伯承等匪部向鄂東黃安、宋埠、黃陂等縣區及皖西金家寨（後改立煌）侵擾，在幕阜山之孔荷龍匪部則竄擾於湘東、贛西、鄂南等山地，顯係企圖增強贛南、鄂東、大股匪軍之聲勢，在洪湖之賀龍股，也在沔陽、漢川、雲夢、天門等縣泛區襲擊發展，同時由周恩來、張聞天兩匪在上海主持之統戰部，也發動了暴民數萬，湧向南京，以請願抗日為名，首趨丁家橋打國民黨的中央黨部，繼至鼓樓打外交部部長王正廷，致使王氏頭部受傷，再至珍珠橋搗

毀中央日報社，這時國民黨還在以黨訓政時期，亦即以黨治國時期，黨的中央即其神經中樞，共產黨操縱的此項暴民行動，實即配合其在贛、鄂之軍事的侵擾，對國民黨之神經要害加以致命的一擊，其影響所及，是黨與政府之中央威信喪失，一方面引起國民黨內部的分裂，並導致了全國的責難，當然也鼓勵了日本的進侵，於是在廣東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即強調九一八事變，東北失守，蔣先生應負責任，胡漢民先生尤主張蔣先生應辭職，粵方黨的中委，才能入京共赴國難，蔣先生樂於犧牲個人，團結內部，乃於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向中央黨部，辭去了國民政府主席及行政院長各職，飛回奉化原籍，至此留粵中委除胡漢民先生外，大都北來了，由林森任國府主席，孫科任行政院長，陳友仁任外交部長



本文作者于國勳先生民國二十一年任軍委會上校參謀時留影，時年二十四歲。

，陳銘樞任京滬衛戍總司令，國府組織法變更，主席僅係虛職國家元首，軍政決策大權歸於中央黨部，汪精衛以中政會常委，實負其責，但因財政陷入困境，軍政兩費無法支付，而人心因以渙散，雖有蔣光弼之十九路軍接防京滬，南京首都仍形空虛，全國人心浮動，有趨向混亂之勢，竊據贛、鄂之共匪勢尤猖獗，汪精衛、孫科兩人乃親往杭州與蔣先生會晤，並銜命敦促回京，但日軍以有機可乘，命其駐滬海軍司令鹽澤，於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夜十一時，指揮陸戰隊進攻我天通庵車站，此即有名的「一二八」之戰的啓幕，經我十九路軍與第五軍，堅決抵抗，激戰幾三十四日，至三月二日戰事始趨緩和，在太倉、黃渡之間成對峙狀態，三月六日中政會選任蔣先生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旋兼任參謀總長，政府遷都洛陽，以示抵抗決心，日人以佔據我東北尚未消化，故在上海方面亦停止了進攻。

以上係九一八前後中國內部半年之間的諸般情況，至國際方面：南歐的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倡導法西斯運動，國勢驟振，北抗英、法，南侵非洲，巴爾幹半島亦入其勢力範圍，德國戰後受凡爾賽條約束縛，一方面每年要對戰勝國家償付鉅額賠款，而陸、海、空軍受到絕對的限制，僅祇許其對內有維持治安的能力，這無異是使六千餘萬的日爾曼人之勞動生產，只為協約諸強作奴隸，這是自命天生優秀的日爾曼人所絕難忍受的，因此希特勒崛起

，仿效墨索里尼主義，組織國家社會黨，志在廢除凡爾賽條約，恢復德國原有地位，因而迅即得到德人的景從，該黨規定黨員臂戴黑紗，用對德國所受不平等待遇之哀悼，故又名黑紗黨，凡黑紗黨員皆受到嚴格的軍訓，旨在避免英、法干涉，作變相的建軍，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合作，對英、法、蘇俄展開鬥爭，其時英、法雖已覺到歐洲穩定局面，正在消逝，然共產體制的蘇俄既難與之聯盟，美國遠處新大陸，亦非國際聯盟會員國，門羅思想尚存在，故英、法對德、意、蘇俄在戰後之發展，總感到將威脅其安全，亦莫可如何能加以制止，當然對日本之侵略中國，更無能過問了，美國政策一向重歐輕亞，既對歐陸的緊張局勢，不積極參與，日本雖公然違犯九國公約侵略中國東北，他亦僅止發表了一不承認的聲明，在此歐陸多事之秋，他是不能單獨作實力的干涉了。總之那時國際有三個侵略勢力，都在張牙舞爪，即日、意兩國法西斯式的征服擴張主義者，和蘇俄的顛覆赤化共產主義者，而中國則是日本征服與蘇俄顛覆赤化的首要目標，有名的田中義一奏摺曾說：要稱霸世界，必須征服中國，要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而列寧赤化世界的「革命」路線，則是由中國北京經加爾各答到巴黎，換言之，中國在九一八事變前後，是孤立的處於日、俄兩國侵略勢力的夾攻之中，這即是民國二十年時代中國革命所遭受的外在惡勢力。

從以上分析中，我們足可以概見到當時中國是處在如何的一個內憂外患交相而來的情勢中，

中國革命運動的成敗和國家的存亡，真是不絕如縷，而面臨到考驗了。

曾擴情。滕傑。蕭贊育

民族復興運動的發起人，是以黃埔軍校五期以前之畢業生再留學日本者為中心，試看二十七年七個發起人中，就有十一人是由日本回國者，而在日本明治大學攻讀政經系的蕭贊育、滕傑兩人，是在二十年夏「萬寶山事件」後回國的，所謂萬寶山事件，即是二十年七月三日，日本以保護韓僑為名，派軍警至我吉林省長春縣的萬寶山地方，武力壓迫中國農民放棄耕地，同時在漢城、仁川兩處發生瘋狂的排華風潮，七月九日旅韓華僑逃回威海衛及烟台者，共計一千六百餘人，而在漢城仁川兩地遭日本軍警殺害，及被迫投海者亦千餘人，這不僅是武裝挑釁，侵佔中國領土，更表示了他們正製造中、韓兩民族間的矛盾，為其大舉入侵我東北之前奏，因此：在東京的軍校留日學生二十餘人，舉行一次緊急聚餐會，檢討中日情勢，發言者極踴躍，賀衷寒、滕傑、潘佑強、葛武榮、阮齊、嚴登漢、魏廷鶴、黃紹美等，皆有沈痛的演說，對日本自甲午以後侵略中國情形，作了深入的總檢討，結論是鑒於其時萬寶山事件，認為日本之武力入侵，有如箭在弦上之勢，蕭贊育、滕傑兩人，即是在那次餐會後回到南京的，他們是帶回日本情況，與國內同學商議救國辦法，那時適值長江水災，贛、鄂兩省共匪猖獗，政府及多數負有職責的同學，正忙於救災和剿匪工作，蕭贊育先生回其寶慶原籍（邵陽）探親

，滕傑祇到如皋打一轉就回南京，借住在其表兄胡朝如君任職之中央大學農事試驗場裏，這個試驗場是在鷄鳴寺下，考試院前，規模有限，却頗具園林之勝，他乃本其意志草擬救國辦法，他的構想扼要的說是：中國地大、物博、人衆，只要有一個有力的組織領導，推動，本着孫中山先生的遺教，使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發展經濟能力，增強政治效能，強化軍隊素質和裝備，是不虞共匪為患，可以抵抗日本侵略的，並強調「嚴夷夏之防，明左袒之戒」的中國民族性，如在一個有力的組織領導策劃之下，是會發揮「治亂持危」，「外禦其侮」之力量的。

窮數日之力草擬好辦法之後，滕傑即持往鎮江（江蘇省府所在地），與其在省府民廳任視察的好友胡朝商量進行事宜，不意胡不同意其對中國民族性的看法，認為他這個民族復興運動的辦法行不通，他淋了這一趟冷水浴，也不與胡執爭辯，腿轉回南京，再往中央黨部與任軍人部秘書的曾擴情商量，曾看完後，大為贊賞，即拍其胸脯對滕說：「你這計劃，實獲我心，應即進行」，滕說：「你既贊成，進行之法，應邀約有志者集體推動才易收效，頂好邀約十數人聚餐商討」，曾說：「這辦法很好，餐費由我出。」，那時南京物價便宜，一桌可供十人吃的和菜便餐，五枚銀元足夠，還連烟酒在內呢，第一次餐會參加者九人，餐前傳閱文件，餐會近尾聲時，先由曾擴情說明聚餐之意義，再由滕傑說明適才傳閱文件起草之動機經過和理想，以徵求與會者的意見，自然大家多表贊成，並各抒所見，再由曾擴情作結論，在

這裏得簡介曾擴情和滕傑的略歷，曾擴情是一期畢業，四川威遠縣人，進黃埔之前曾在北京某大學肄業，黃埔同學會在廣州初成立時，他是首任秘書，會長是校長 蔣先生，會務的進行實際上由秘書負責，等於現在之執行秘書，舊學很有根底，長於詞令，四川口音，宏亮有力，短壯身材，長面大嘴，慷慨脫落，不拘小節，一般同學皆稱其為擴大哥，在南京再任同學會秘書時，滕傑即為其組織科長，滕江蘇阜寧縣人，四期畢業，適中身材，寧靜多智，亦長於演說，民國十七年在同學會組織科長任內，出席各地區同學懇親會演說，懇切有力，革命熱情奔放，博得好評，民族復興運動最初是完全以軍校畢業生為中心，由這兩位辦過同學會的人發啓推動，自然能日超有功。

危疑震撼。孤臣孽子

第一次餐會之後，他們相約再次集會，每人至少邀來一人，作再次集會，那時軍校一、二、三、四、五、六各期畢業生已萬人，凡國民政府轄區之黨、政、軍與社會團體的工作者，均有人在，且正值青年，富有朝氣，並經過東征、北伐、討逆、剿匪諸役的磨煉、鬥爭，故第二次餐會參加者已逾二十人，當然也是同學中之傑出者，這時已是二十年十月，再經些時日彼此單線往來交換意見，第三次集會，即決定成立籌備處，當推滕傑為書記，陳啓女士為秘書，由鄧文儀在其經營之拔提書店借出二百銀元為經費，在南京二廊廟街康濟醫院，租了兩間木屋為集會辦公之用，木

屋簡陋，合共不到十坪，由圍牆外靠街的一面搭木板梯上去，康澤即在裏面，他還是一個光棍，茶水清潔除康澤外，我們每人都自己動手，也沒有開火，也沒有請用人，經常在籌備處的人是：滕傑、陳啓坤、賀衷寒、桂永清、杜心如、蕭贊育、周復、婁紹鏞等，其時約在二十年十一月，距九一八事變後近兩個月，我們仍沒有報告蔣先生，完全是自動自發的，歷來坊間刊物記載此事，說是受命於蔣先生，是斷然不確實的，此事為蔣先生所知，是在二十年十二月下旬，緣有一位第三期也由日本回來的同學李一民，他說：你們組織小組織，我要報告校長（即蔣先生），蓋國民黨由於分共防止共黨滲透分化顛覆，曾嚴禁黨內有小組織，李一民這種態度，使我們深感不安，為先發制人，由滕傑電奉化鄒文儀，請他就近向蔣先生報告，蔣先生當時未置可否，似係因南京空虛，有進入混亂狀態可能，這些學生雖經驗不夠，但在那種危疑震撼情況之下，能團結奮起從事護黨救國運動，或者憑他們以往在孫文主義學會時代，在黃埔同學會時代的歷煉，能制止一般羣衆的盲動、亂動，使黨國減輕危險，蓋在廣東時代，與共產黨操縱的青年軍人聯合會鬥爭，與滇、桂軍閥，與英人支援的買辦階級等反動勢力鬥爭，及北伐後之清黨，討逆與各種反動份子鬥爭，維護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安全，是以黃埔軍校學生為主流，而使組成這股主流之每一分子步調一致，深入羣衆基層，是節制之師，則是仰仗於孫文主義學會和黃埔同學會的兩個組織，無疑的他是貫徹黨中央決策之核心

，也是黨對一切反動勢力鬥爭之主力，黃埔聲譽之雀起，光芒四射，名噪中外，固不僅僅是其在東征、北伐表現在戰場上之勇敢，更由於其帶有進步的政治性能，能與羣衆結合，共同奮鬥，消滅了許多反革命勢力，九一八事變前後中國情況更急需要同廣東時代和北伐初期，那樣的奮鬥精神與實際行動，才能使黨國轉危為安，我們在那時要發啓民族復興運動，是本此意志，而蔣先生默許我們發啓這項運動，自然也是基於以往的績效。

李一民要檢舉報告的顧慮沒有了，加以時危勢急，我們的籌備工作更加緊進行，南京地區由籌備處本部直接負責，派葉維去上海，派鄒炳庚往杭州，派秦啓榮往山東，派劉廣瑛為東北特派員，派賈毅往返北平等重要地區，進行調查聯繫建立組織工作，同時也展開對一切反動勢力鬥爭，我們深知士氣與民氣是互相影響的，亦即高昂的士氣，有賴於奮發的民心之鼓舞，上述地區除東北和華北外，餘者的駐防部隊，及憲兵、警察，皆係以軍校畢業生為骨幹，在日本軍閥與共產黨夾攻情勢中，斷不容紛歧錯雜的思想瓦解士氣，離散人心，更不容一些反動分子，挾持羣衆，破壞秩序，我們的奮鬥目標：是發揮黃埔精神，使武力與人民結合，如何才能結合，必須注重組織，軍隊方面已有其組織，我們必須使各種民衆團體健全，才能運用其組織使之確切的與軍隊結合，為國民革命而努力，我們的辦法是：對那些徒具形式的工會、商會、農會、婦女會、學生會注入新血，增進活力，使他們一方面各為其本身

的利益而合作互助，同時也與駐在的軍、警、憲密切配合，鞏固治安，捍衛國家，這項工作由我們做來，是順利的，是如意的，因為那些帶兵官及警、憲的幹部，都是我們穿草鞋共同生活過的同學好友，我們從事民衆運動，不僅得到他們全心全力的響應，並得到他們之物力和人力的支援，這股力量，再加以「孤臣孽子」之心，在羣衆中到處可以扎根，使那些反動勢力撤退，消失。

### 『中國國民黨藍衣社』

上述積極展開籌備工作時期，是指的由蔣先生離開南京至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在上海發動侵略，蔣先生再回到南京後這一段時間，大概是二十一年二月中旬，籌備處曾推滕傑、賀衷寒、康澤三人謁見，向他詳陳一切，蔣先生似乎覺得此項工作，對穩定社會秩序，鎮壓共產黨的囂張，已收到相當成效，並覺得為恢復被共產黨指使暴民，幾於完全破壞了國民黨的威信，推行此項護黨救國運動，是適時必要的，當對他們表示同意，附帶的告戒他們說：我恐怕你們的經驗不夠，做不好，示意要我們做無名英雄，不僅要恢復黨的威信，連帶的也要恢復黨高級幹部的信譽，換言之：即是只盡義務，不可在黨上層居任何名義，如中央委員之類，以保持黨的團結，就當時黨內上層情況而言，可能祇有蔣先生有此力量，如另換一個人作；就要發生變故了！在他內心裏，同意我們如此作，可能是實行他「安內攘外」主張最佳的途徑。

由於有這項運動在積極推行，一二八之變雖

距南京不遠，而京、滬、漢、平、津的社會秩序，則較之九一八事變後好得多，我十九路軍和第五軍，在前線是奮力的抵抗，雖日軍一再增援，在三十四日激戰中，進展却極有限，這說明了民心與士氣是密切關聯的，在其他方面：表現人心一致的情況，除社會秩序穩定外，湘人龔德柏在南京辦了一份「救國晚報」，極力主張「抗日劍奸」，言論犀利，每日發行數萬份，於南京新街口臨時用磚石堆砌的派報所中，只要報紙一到，即被雲集的報販們，一搶而空，使那些大型日報如「中央」、「新報」等，大為失色，龔德柏也是留日出身，與我們的工作是配合的，我們籌備處的大多數幹部，都以救國晚報的記者、編輯名義活動，惟龔氏未加入我們的籌備工作，另外賡人劉健羣也寫了一本「中國國民黨藍衣社」的小冊子，內容主張國民黨應選其精銳黨員，組成藍衣社，作為推動其黨務工作深入羣衆的動力，藍衣社之意不外簡單樸素，自力更生，生活大衆化，排除官僚浮夸作風，使黨與人民結合，成為名符其實的國民革命運動，他這份小冊子主要是向黨內人士提出的動議，自然也是鑒於共產黨能蠱惑羣衆，對國民黨糾衆打中央黨部、中央日報社等之醜惡破壞的行爲，這在當時是一種大膽的言論，蓋當時黨內雖有些人覺得北伐成功之後，黨的作法犯有若干錯誤，致黨日趨官僚化，但有一個黨員，而敢公開提出如此改革的主張，僅祇有劉健羣一人，劉氏那時任何敬之（應欽）將軍的主任秘書，官拜同少將，他雖非軍校出身，却自廣東時起即追隨何將軍工作，何將軍是黃埔軍校

創辦時主要人物之一，後出任部隊長。其所有幹部，幾完全是軍校畢業生，故劉健羣與多數軍校生皆是同僚好友，有聲應氣求之概，他這一大胆極具建設性的寫作，可能是受到了我們數月來工作的影響，不過劉健羣也和龔德柏一樣，沒有加入我們的籌備工作，龔劉兩人所辦報刊是那時首都南京頗具代表性的兩種報刊，在上海蔣堅忍獨自出錢出力，辦了一份「人民週刊」，力主農、工、商、學大衆奮起反共抗日，並革除官僚習氣奢侈生活，言論激烈，這在中國唯一大城市，其政治、經濟、生活行情，常會迅速的影響全國，突然出現了如此深具刺激性的刊物，隱然的表示了他不是孤立的，代表了一個尚未表面化的大力量在發言，況且蔣堅忍是剛從江西剿匪宣傳大隊長解任來到上海的，也顯示了他辦此週刊之不偶然，惟蔣堅忍是時也未加入民族復興運動籌備工作。

從上述三種極具代表性的報刊言論看來，可以概見民族復興運動一開始，便是一種創新的運動，他不同於民初的「五四」運動：因為他一方面具有國民黨的歷史相承性，另一方面不是單純的幾個學人，所作的都市表面運動，而是有大衆基礎的軍民合一，和文武合一，有能力從都市發射到鄉村，從上層貫注到下層的運動，他不僅是國民黨之脫去官僚作風的改頭換面的形變，而是使國民黨復歸於正，力行三民主義的脫胎換骨，因為有一羣不要名利的黃埔無名英雄，從國民黨裏面脫胎換骨，他不但使國民黨的高級幹部——中央委員——恢復了遭受共產黨破壞了的信譽，而且沒有發生一般的政治危機，而那時國民黨在內奸外敵

夾攻中，只有脫胎換骨保持團結的改革，才是國民黨最佳的更生途徑。

### 陵園談話暢所欲言

民國二十一年三月初旬，上海方面中日戰事已呈膠着狀態，這是日本當局看到中國已遷都洛陽，決心抵抗到底，而滬戰月餘，中國一般狀況不但穩定，且促成國民黨內部益形團結，知其速戰速決之構想難於實現，乃有暫時休戰，以便消化鞏固其在我東北之佔據區後，再行入侵，三月八日晚間七時，蔣先生乃召集我們全體籌備人員，在中山陵園談話會，先一日由滕傑親往每一人處用口頭通知，以示鄭重，那所談話會的房子，即在中山陵下，磚牆黑瓦，約三十建坪，呈長方形，庭前大塊草坪之外，四週遍植松樹，是在十八年 國父奉安前後種植的，此時約有三公尺上下，白壁青松，氣氛是那樣的寧靜！左後方是巍峨的 國父寢陵，右後方一華里處是明太祖墓，故在國民政府未奠都南京之前，此地名「明孝陵」，或「孝陵衛」，置陵寢衛兵指揮所，專制時代，凡進入南京之文武百官，到此皆須下馬或捨乘輿步行，違則處以「大不敬」之罪，但中山陵雖較明陵爲宏偉，而駁夫走卒，亦可隨意遊觀，民主，專制豈可同日而語！民族復興運動經過半年多的醞釀、籌備、實驗而後，即由 蔣先生親自主持，在這莊嚴的勝地起步前進，他那時已被任爲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參謀總長，也是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常委之一（餘二人爲胡漢民、汪精衛）顯然的回復其爲黨國重寄，他受命於存



革命軍人同志會主要負責人前排左起：  
桂永清、賀衷寒、曾擴情、杜心如、鄧  
文儀。後排左起劉誠之、吉章簡、李士  
珍、劉詠堯、戴○○、任國光。

亡絕續之交，惟一的冀望是恢復革命精神，復興革命運動，他選擇我們這羣軍校畢業生，除了他可以命令我們無條件犧牲之外，自然又是記取總理——「軍校既成，繼起有人」之期望！他主持三個晚上的談話會，場外沒有設置崗哨衛兵，僅由戴笠（雨農）一人負責連絡警衛之責，戴笠從那時起，我們就看出他勤勞、機警、負責的天性，同時也說明運動之開始，便是緊踏着中山先生之革命民主的風範前進。

談話會是從每晚七時開始，至十一時結束，沒有議程，也不拘型式，蔣先生坐在靠西北面牆壁的一端，上懸總理遺像、遺囑，台置寫字檯，鄧文儀坐在他右側，面前置長方型茶几，做記錄，有時吩咐戴笠辦些零碎事，蓋戴時任上尉侍從副官，鄧時任中校侍從秘書，又係一期老大哥，大家坐定後滕傑報告了到會的人數，蔣先生即說：黨國現在的處境是如此的艱險，你們大家有什麼意見，應提出來大家研究，態度雍容，語意簡要，一改平時對我們嚴厲的督責，真是循循善誘，氣氛輕鬆，說話並未限時間，也未指名誰先誰後，不過那時軍校畢業生有個自然的習慣，即後期一定尊重先期，至說話不限時間，據我揣想：一方面是人數不多，同時蔣先生在國家苦難中，對我們寄望殷切，使我們能暢所欲言，俾能深入瞭解每一人的智能和意志，實則那時我們每人無不義憤填膺，滿腹的救國構想，莫不願一吐為快，沒有不敢說話的，現在事隔四十二年，我還能記憶參加談話會的人有：賀衷寒、蕭贊育、鄧文儀、桂永清、潘佑強、鄧悌、杜心如、

孫常鈞，另外胡宗南、曾擴情也應該參加，可能因公未到，以上十人均屬第一期，葛武榮、蔡勁軍係第二期，周復、康澤、李一民、邱開基、駱德榮、黃仲翔、韓文煥，係第三期，滕傑、婁紹鑑，另葉維（因公出未到）係第四期，彭孟緝、易德明，干國勳，係第五期，戴笠、劉誠之，湘籍桃源縣某（已忘其姓名）係第六期，合共二十八人，沒有會議桌子，分散坐於沙發或木椅上。

### 戴笠服務引人注目

第一天晚上首先發言的是賀衷寒，岳陽口音，聲調適中，全場寂靜，他說明現在一般情勢，並如何發揚黃埔精神，及重振革命陣營，建立領導中心等，他一期畢業後曾留俄、留日，做過黃埔同學會的書記，參加過孫文主義學會，大小字寫得很好，也用心讀書，在我們之中，是較為年長有些經驗者。第二個發言者，似為蕭贊育，寶慶口音，不大好聽，東征時曾受過傷，為蔣先生所器重，也曾留俄、留日，對當時內外反動勢力囂張，深致憤慨。潘佑強發言：大家對這一期老大哥講話，特別注視，因為他與楊行之（川籍一期）兩人，是當年孫文主義學會的反共健將，十五年七月九日，在廣州東校場北伐誓師典禮完畢時，參與的隊伍和人羣還沒有散，他兩人就在典禮台前與共黨操縱之青年軍人聯合會分子，大起衝突，被打成重傷，住進東山醫院，蔣校長親去看過他，為之流涕，他這時與杜心如軍校畢業生考入日本陸軍大學僅有的兩人，不高的身材，昂揚的氣勢，說話直截了當，對共黨之叛亂和

日本軍閥之侵略情形，反問黃埔精神到那裏去了？在軍校同學中有類仲由子路型的人物，過與不及兼而有之，但享有盛名。臨到鄧梯說話，大家也特別注意，因為他做過黃埔同學會的書記，其時係中央軍校政治部中將主任，並久駐南京與中央黨、政、軍人員都有往來，在民族復興運動籌備初期，他頗加抵制，他的態度已臨到考驗，但實質上他當時也極為憤慨革命思潮之低落，故發言極端贊成重整組織，其文字很流利，儀表亦出眾，不過兼顧各方的組織工作，似非其所長，桂永清發言昂頭挺胸，他於九一八變後，從德國經莫斯科乘西伯利亞火車回國，調查在北滿抗日的馬占山、蘇炳文兩將軍事跡，再由熱海、察哈爾、北平而回到南京，他與退到熱河林西縣的馬部鄧文、邵斌山兩位稱為軍長者會過面，也在內蒙與德王談過話，他報告此行經過，極受全場的重視，因為我們極須瞭解東北、內蒙和華北的情況，以便計劃阻遏日本侵略勢力之擴張，桂永清的報告，正是我們所需要的資料，當然他在籌備期間，已提出了若干資料，而在這次談話會上，是當領袖與大眾之前，再作一嚴肅完整的重述，桂永清在東征時曾任教導團連長，得到 蔣先生重視，北伐軍事發展到長江升五十八團團長，參加龍潭戰役，著有戰功， 蔣先生特派他赴德深造，且藉以考察日爾曼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後之作爲，由此可知 蔣先生對他於兵學之外，而又付以外交使命，他在這九一八後之考察報告 蔣先生聆聽後，似深欣慰。杜心如、孫常鈞，都是在本晚說話的，本晚發言至此結束，時已深夜

， 蔣先生聆聽任何人意見時，總是在安靜的不時用紅鉛筆摘記其要點，除偶爾有不明白處問一兩句外，極力避免打斷別人的話頭，務在使其暢所欲言，不感拘束，鄧文儀則一直不停筆的記錄，戴笠則內外走動，四個小時表現了他兩人高度的服務精神，和高度的忠於領袖。結束時， 蔣先生也作結論，僅說沒有說話的人，明晚再在這裏見面，時已萬籟俱寂，我們滿懷興奮而歸。

蔣先生說大家都到了，他僅說：昨天沒講話的人繼續發言，首先站起來說話者是葛武榮，矮胖結實身材，濃眉大眼大口，第二期的風雲人物，前孫文主義學會的祕書長，十六年二月在杭州湖濱大禮堂，協助張靜江先生召集軍校畢業生，祕密準備清黨工作者，此次亦由日本回來奔赴國難，他長於連絡工作，頗有組織能力，十六年四月十二日正式清黨時，他任浙江金華八屬特派員，由孫文主義學會的要員，一變而為清黨時期的要員，再進而為民族復興運動時的創始人之一，是合理的，由這一變遷，我們不難看出民國二十六年以前，國共在政治上鬥爭的情形。（未完待續）

### 中國古典文學名著

- |        |       |     |       |
|--------|-------|-----|-------|
| ①水滸傳   | 施耐庵著  | 精特價 | 55.00 |
| ②水滸傳   | 施耐庵著  | 平特價 | 40.00 |
| ③紅樓夢   | 曹雪芹著  | 精特價 | 70.00 |
| ④紅樓夢   | 曹雪芹著  | 平特價 | 55.00 |
| ⑤三國演義  | 羅貫中著  | 精特價 | 60.00 |
| ⑥三國演義  | 羅貫中著  | 平特價 | 45.00 |
| ⑦封神演義  | 許仲琳著  | 精特價 | 60.00 |
| ⑧封神演義  | 許仲琳著  | 平特價 | 45.00 |
| ⑨儒林外史  | 吳敬梓著  | 精特價 | 45.00 |
| ⑩儒林外史  | 吳敬梓著  | 平特價 | 30.00 |
| ⑪今古奇觀  | 抱邇老人著 | 精特價 | 50.00 |
| ⑫今古奇觀  | 抱邇老人著 | 平特價 | 35.00 |
| ⑬西遊記   | 吳承恩著  | 精特價 | 65.00 |
| ⑭西遊記   | 吳承恩著  | 平特價 | 50.00 |
| ⑮東周列國誌 |       | 精特價 | 65.00 |
| ⑯東周列國誌 |       | 平特價 | 50.00 |
| ⑰鏡花緣   | 李汝珍著  | 精特價 | 50.00 |
| ⑱鏡花緣   | 李汝珍著  | 平特價 | 35.00 |
| ⑲金瓶梅   | 笑笑生著  | 精特價 | 65.00 |
| ⑳金瓶梅   | 笑笑生著  | 平特價 | 50.00 |
| ㉑聊齋誌異  | 蒲松齡著  | 精特價 | 60.00 |
| ㉒聊齋誌異  | 蒲松齡著  | 平特價 | 45.00 |

黎明出版社發行

台北市重慶北路一段九十五號  
郵撥1289號 電話：541558